

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新昌呂公燧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  
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與涕不  
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  
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  
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于長之於平仲者  
故特爲之傳管安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  
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  
夜於兩朝效命嬰瑕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  
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道  
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  
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

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棄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廷圭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貤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  
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  
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薦易草移城隍所  
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  
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  
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  
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  
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  
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廡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 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賣  
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俸成貴家官僚儲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  
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  
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刷陳贖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  
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驚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  
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  
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

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問於所善欲以身死國  
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  
贈公愛芝產其盧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  
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輪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  
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不以枵殺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  
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  
帖用工則商輅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  
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  
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  
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  
年春水西宜慰安國亨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  
再反昆陽黔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  
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



連他府大小首僚濟蠶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  
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  
憲臣於軍用僞王甫而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  
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  
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  
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无銜公折其權又  
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  
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向公自

軍典則先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  
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  
三尺提一寸狸兔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  
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  
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  
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  
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既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  
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  
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日爲勸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  
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  
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  
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  
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  
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  
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  
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  
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待公

疾勞歿先公八日公墓祭例得

諭必三年撫臣爲

請之乃始以某月日墓黃杜原而公初不于劍某氏  
始生應鼎穉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庶讀  
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  
生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  
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  
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荒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 帝君禍福續命居佑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  
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  
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  
微成歲功而不有其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銜日杓

日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且。儼如在以飯依。  
蕞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  
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  
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北。  
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恠。何必不言。絲。鬼。竟。詎。拘。  
步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開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  
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  
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點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  
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漢繡衣方斧軍興從事  
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劔控弦步騎我當其時  
濫服司馬倚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比  
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玦  
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  
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坐臥飲食令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徃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稱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



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母多懟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說曰其愈須旦夕耳掩而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求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眞率爲得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垂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二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致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見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  
革。易簀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  
卽息尚嚔嚔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  
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  
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  
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畜不肉者六年。  
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竒。莫慰大父。大人痛之。  
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  
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  
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  
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  
兒猶甚子口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  
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  
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  
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  
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  
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  
於呼痛哉。父吮臍。子吮節。命之曰。豨女。吮疾。蔡父咀。  
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費子齏。芥。命之。  
曰。帶女。其齏。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題女。其啖。麩。  
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犍女。其食。已之肺。肝有滄。此  
盟百神。其齏。父來索。兄早歸。黃土陌。笱兒一百。蚯蚓。  
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丞。梁和羹。清酏。大人。  
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事不相周旋也。况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也。悲哉。敢告。

告先主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  
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  
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  
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  
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  
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晚猶蠱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  
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列以羸，彼如不愜，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蠶，體刺格乖，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箠，罄素逆旅，令我毫揮，酌以荷花，鳩豕侑壘。迫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石首之魚，越筍之萌，子如不嫌，箬以備羹，公劑我軀，匪藥我愆。公豈棄我，始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兎死，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斛。誕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  
多公一响。潤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徃秋之會。  
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宜。非我則設。  
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  
如鷺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  
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  
寸楮必甌。人徃謁公。以我墨黻。昌南瘡痂。愈嗽愈者。  
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下里。凡此峻誼。  
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有遇。一盼殺身。

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  
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  
破苦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未  
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  
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隊而爲之  
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  
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遣人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徃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異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  
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髻以哂哂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醪酒每集於庭公矢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

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顛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晷。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竒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竒。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竒莫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賻之產。鶯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美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賻也。鶯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賻之玄鳥。鶯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母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子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涉韓十二郎文。

計子與子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  
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  
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  
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  
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  
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  
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寤囚耶其能外楮與  
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  
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子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既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徃徃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願缺典於尸祝之宗亦帝

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剡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胷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  
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迪  
後輩

縣祭文

有警珺珠魚目於賈胡者需而檢之而已矣無庸於  
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  
需之而檢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  
珺珠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  
也珺珠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責也和璧隋珠十

而十拔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其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謂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  
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陞災對 二篇與探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  
日夜漏且子府陞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  
諸顛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  
首頌火宴殿宴殿首亦頌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  
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  
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  
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  
殿兩衛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  
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  
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  
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  
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徵夫牧如公之借捷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捷。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以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願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謂黜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守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此神成之日莫不土直其躬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

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  
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  
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  
其爲借捷以啓收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  
校噫。是帝天之徵權也。蓋嘗謂天之徵權。不可以人  
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  
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  
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  
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猶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然。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

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  
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  
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  
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殛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  
之刑曰神久而數與舍而作與曰數斯作矣故自火  
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就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吾  
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禳以諍與曰孰合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  
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  
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斃之  
豈昔不耻耦而今則厥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  
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  
作不戒於辰鵠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  
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鵠也耳而神不能庇令  
楮厥居曰術者於數墨者怖劫魯叟鵠理以操決拾  
乃數之翼斯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

意者曩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劫兮非理莫與  
彼曩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  
於昭昭苦士才以代厥躬由斯以推議與首問者同  
曰十億不一中莊正鵠其何知以子爲羿曷控厥弧  
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  
曰隋總管龐公珪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  
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處山北則陟顛爲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  
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  
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 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  
隍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  
如呂珍願 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  
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  
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 聖祖擬新封神之主  
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聚王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換墓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  
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留備稗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  
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  
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視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歿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  
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恐爾入好促之行某起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辦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嗷突  
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  
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仰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觀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不繇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崇子曰崇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子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臂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俞尚未諱學公第文旣首我而頌牒  
赴省試則曠音俞故子舉以戲公也

詩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勲冒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蓮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墮墜  
深植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植紫永堅及喬之盟寫鐵  
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木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閭帥鷹揚賦質高懷

曾在風廳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  
遂以書劔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  
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  
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間去携矢以校優歸縮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  
白猿劔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  
之外自襲狡狴之繡繼提剛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  
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  
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  
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劍霜寒坐  
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  
群策而畢舉賢豪幅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  
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



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惡羽檄之馳借筋籌兵  
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  
騎控弦發滿霜霄之月白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北  
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兎豈惟三窟逋酋積以多年所  
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  
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夔鼓翻鴈鴛以爲  
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  
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謨乃屬首春錦筵麗  
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名  
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  
列簾櫳光華似錦。噉金致幣偏裨徵燕語以稱觴。染  
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績流燕石名茂龍  
蟻。番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鷓印爭看。搖月之  
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  
以登樓。誰言興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  
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管閒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

廣林花未着已含香。塋東坐見青油幕。玉帥坐歌詩。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炎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杠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廡。使住守者可栖。飢寒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王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繁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墳穿泉亦難  
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擄  
蒲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此義事而不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  
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諧雅趣

絳記何由爲人多口昌黎偶爾于此龍睛壯夫不爲  
懼。黷。蟲。小。枝。之。逞。文。公。所。誦。合。書。門。大。吉。之。諧。正。行。  
試。官。軋。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聾。牙。韎。鞞。非。真。空。青。  
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鷓。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醒。礙。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  
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  
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  
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  
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  
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  
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  
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禍寬  
博憐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  
改之黜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縵。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藉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頴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徵病。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林。陳磬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  
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  
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  
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  
見於羹。見於牆。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  
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  
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恍矇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  
坐絳帷中 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  
好護先生親自留題 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  
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 拋梁北小池  
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  
猪此中放 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  
本原虎猫尚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輶二疏駢麗中另有

一段芳華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  
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  
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  
兩龍是襄薦芳登俎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額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

神龜叔牙之後

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狗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  
擢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丕顯英威  
既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  
護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  
民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王某深荷洪庥  
預蒙陰陽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  
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

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  
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  
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  
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  
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  
祝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嘖祝更頌之師現既醉既飽馮載起之

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  
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  
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  
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齋  
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圓駟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  
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願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  
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  
願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  
趣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  
到。手。出。其。聲。若。與。之。器。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  
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  
見入道友琴生囊容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踰  
几垂尾不去座中客起謂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况於人乎又况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于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嘗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若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子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鶩焉鶴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釣而



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  
觀漁於海之島鳥非鷺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  
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掉焉已不失其目  
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之獲舉千鈞  
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  
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  
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暢書

詞理調鬯自然玄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論。矩造次顛沛之必

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失或爲聾，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罹是患也，既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况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奔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自孔子殆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

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  
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官。又忽然  
恹恹。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  
以著其善。又如取于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  
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  
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  
據。故蓋舜入官。自然也。恹恹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  
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  
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鏗鏘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况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以見起者爲木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孰是

說以益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  
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  
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喑爲于于  
爲喑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  
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  
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  
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  
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  
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及窰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  
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  
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  
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  
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  
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  
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  
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  
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臆。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涓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錯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痍。伏覽茲文。張焉援筆。既請止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叅同誤識 考核詳慎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

字通復

者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情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涓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叩棘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國古文叅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爲人竊去曾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爲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歟之意而以爲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  
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  
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  
慎都不檢點以爲杜一誠旣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  
則慎將謂一誠卽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叅同契跋一 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中稱仲子其必 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 以人竊得仕本而托以石面 楊

慎之序刻

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園序

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

五序跋

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

已混傳以刻之之語

得經註一止書未出而爲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

及謗其僞作之語敬心杜初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爲仲

杜一誠自序

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爲一冊交註三篇爲一冊一二三

類一編爲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相類篇未各自有序

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詩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

相類文體無待更詞而經註

杜一誠別序

不替月月中有

節次亦有差錯以待後賢

楊慎序

嘉靖丙午仲冬作

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南人雖地得不出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

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覩其書之別序又云

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閒其情已見亦可

爲掩耳盜鈴之語今陽慎亦刻此本中則非特盜其

也。可  
知矣。

井田解 阮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臃臃不通之患廢井田而爲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爲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固

上之田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  
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輪並得直抵  
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思避田則  
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  
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曰無以限戎馬耶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做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睨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藜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賦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蕙喜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借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情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

笑謂涓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而於子矣茅公慙慙  
而赤勉卒讀諺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  
此涓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惡需召  
涓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  
方大醉嚙鬚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  
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涓戴敝烏巾  
衣白布漉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涓  
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剛  
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涓慮禍及遂發

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洵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凜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

容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  
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  
朞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  
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  
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  
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  
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  
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  
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

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性  
力爲多涓心德之館其舍旁其驢好然性縱誕而所  
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  
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礫吾肉遂病發棄跡旣歸病  
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  
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  
便排戶半入涓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  
恠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  
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愧之洮

緘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轉堯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涓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備比歲公思爲涓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涓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涓者吾

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  
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  
及試涓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槌  
遍紙矣人以是歎涓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涓於行  
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  
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  
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  
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  
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涓父總以龍里衛戎籍



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諱之總以教讀自晦  
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  
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  
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二年曰枚枳

陶望巖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  
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  
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日然躋其初終  
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  
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

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厯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竒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傳

公安袁宏道撰

余少時過里肆中見北雜劇有四聲猿意氣豪達與  
近時書生所演傳奇絕異題曰天池生疑爲元人作  
後適越見人家單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強心鐵骨與  
夫一種磊塊不下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意甚駭  
之而不知田水月爲何人一夕坐陶編修樓隨意抽  
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  
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惡呼石簣闕

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石簣曰此余鄉先輩徐天池  
先生書也先生名渭字文長嘉隆間人前五六年方  
卒今卷軸題額上有田水月者卽其人也余始悟前  
後所疑皆卽文長一人又當詩道荒穢之時獲此奇  
秘如魔得醒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  
睡者皆驚起余自是或向人或作書皆首稱文長先  
生有來看余者卽出詩與之讀一時名公鉅匠浸浸  
知嚮慕云文長爲山陰秀才大試輒不利豪蕩不羈  
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爲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

不其者當具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文長  
乃葛衣烏巾長揖就坐縱譚天下事旁若無人胡公  
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  
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信心而行  
恣臆譚說了無忌憚會得白鹿屬文長代作表表上  
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  
自負才略好奇計諱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  
者皆密相議然後行嘗飲一酒樓有數健兒亦飲其  
酒不肯留錢文長密以數字馳公公立命縛健兒至

麾下皆斬之一軍股慄有沙門負貲而穢酒問偶言  
於公公後以他事杖殺之其信任多此類胡公旣憐  
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簾者公密屬曰  
祭子入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皆曰如命一知縣  
以他羈後至至期方謁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  
偶文長旣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  
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  
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  
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曾中又有一段不可磨

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  
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  
當其放意平時千里徇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  
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文長  
皆此而奴之耻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一日  
飲其鄉大夫家鄉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賦陰令童  
僕續紙丈餘進欲以苦之文長援筆立成竟滿其紙  
氣韻道逸物無遁情一座大驚文長喜作書筆意奔  
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下不能書而謬謂文長

書決當在王稚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  
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  
溢爲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  
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倔強如初晚年憤益  
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距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  
不可得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  
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  
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石簣言晚歲詩  
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予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



一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  
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  
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闕世  
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  
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  
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于人  
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予謂文長

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

悲夫

下奇字  
音機